

ROUSHI ERSHI ZHANG

# 柔石二十章

杨东标 著



宁波出版社

杨东标 著

# 柔石二十章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柔石二十章 / 杨东标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2.8

ISBN 7-80602-542-1

I. 柔... II. 杨... III. 柔石 (1902~1931) - 散文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9260 号

责任编辑: 李振声 沈建国

封面设计: 艾 伟

柔石二十章

杨东标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 315000)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40mm 1/32 字数: 190 千字

印张: 8.25 印数: 62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2-542-1/K·40

定价: 18.00 元

# 记起他们，再说他们

——序杨东标《柔石二十章》

黄 源

柔石离我们而去已经70周年了。1931年2月7日深夜，他和他的战友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荒场。鲁迅先生闻讯后彻夜不寐，满怀悲愤，写下了著名的“惯于长夜过春时”那首千古绝唱。后来，又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感到“我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文章结束时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鲁迅先生的预见应验了。解放以后，我们一直记着柔石他们，说着柔石他们。30年代的鲁迅，处在黑暗的长夜，四周是白色恐怖，他只能用“不如忘却”那样的反话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现在，我们不仅不会忘记烈士们当年的英勇事迹，还可以告慰在天之灵，当年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了。今年9月28日是柔石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他的家乡宁海，将隆重纪念这位英才早逝的优秀儿女，许多作家、学者，都在撰写各种形式的文章。我感到很欣慰。杨东标撰写的《柔石二十章》就是其中的一部。





我曾经读过杨东标撰写的传记文学《柔石传》，那是1984年的事。那一年我去宁波参加宁波市文联的一个会议，杨东标送给我一本《清明》，上面发表了他的《柔石传》文章，看了以后，我感到他写得很生动，很有文采，也很有感情。为柔石写中篇文学传记，他是第一个。我在会上，向宁波的作家作了推荐和肯定。现在，他又写出了新的著作《柔石二十章》。

《柔石二十章》是以柔石的生平为线索，用散文随笔的形式，表达了作者对革命前辈的敬仰和怀念。这种手法具有新的创意。这种主题性的随笔，有别于传记文学，分则单独成篇，合则比较完整地记叙了柔石的一生，从中还生发出对当代社会现象的思考，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读了其中的几篇文章，觉得写得不错，有一定的深度，无论是从纪念柔石的意义，还是从繁荣散文创作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肯定的。我觉得比他当年的《柔石传》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我与柔石没有谋过面。1929年，我留学日本返国后，在上海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1931年为上海新生命书店编辑“世界新文艺名著译丛”。而他却为革命英勇献身了。作为同是浙江人，同在上海从事过文艺工作，又都曾受益于鲁迅先生的教诲，我与他未能见面是遗憾的；但是，我很尊敬他，他未竟的事业，我是为之努力奋斗着的，我有机会在鲁迅先生的身旁，可以说我是继承柔石为鲁迅先生服务的。鲁迅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帮助同样使我永生难忘。这一些，我都写在《怀念鲁迅先生》、《在鲁迅身边》、《鲁迅书简追忆》等回忆文章里了。

我祝贺《柔石二十章》一书的出版，并希望作者能写出更好的文章来。

2002年3月1日于浙江医院

# 目 录

记起他们,再说他们

——序杨东标《柔石二十章》…………… 黄源 1

1. 关于《柔石传》及其他…………… 1
2. 千秋灵气出名儒  
——柔石的故乡宁海…………… 17
3. 再说柔石与故乡…………… 33
4. 柔石取名…………… 44
5. 半新半旧,欲离难离  
——也说柔石的婚姻…………… 49
6. 不做自己不愿之事…………… 61
7. 慈湖之访…………… 71
8. 苦闷的北京城…………… 81
9. 为未来而战  
——读柔石诗《战!》…………… 97
10. 柔石做官…………… 103
11. 初结朝花社  
——柔石与鲁迅之一…………… 112





|                       |     |
|-----------------------|-----|
| 12. 左联杂谈              |     |
| ——柔石与鲁迅之二 .....       | 125 |
| 13. 《二月》漫谈            |     |
| ——兼说电影《早春二月》 .....    | 142 |
| 14. 话说典妻              |     |
| ——有关《为奴隶的母亲》 .....    | 152 |
| 15. 人生情爱之大义           |     |
| ——柔石与冯铿 .....         | 163 |
| 16. 柔石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 | 180 |
| 17. 眷眷之心,拳拳之心         |     |
| ——柔石与他的母亲 .....       | 188 |
| 18. 龙华桃花 .....        | 197 |
| 19. 千古绝唱:《为了忘却的纪念》    |     |
| ——柔石与鲁迅之三 .....       | 213 |
| 20. 作家的柔石 .....       | 239 |
| 后记 .....              | 253 |

## 关于《柔石传》及其他

我决定写传记文学《柔石传》的时候，对传记文学这一文学体裁知之甚少，只是跟着感觉走，以为既是传记，必须真实，既为文学，该有一些文采辞情。除此之外，真的什么都不懂了。

那时候，我在家乡宁海工作，在一个县剧团里当编剧，写作时间还算是充裕的。不像现在，琐碎的事务工作，各类会议，忙得有时连双休日也逮不着。

但要写柔石的传记，也难，你掌握柔石的情况有多少？那时候，柔石对我是朦胧的，有如天边一轮带晕的月亮。虽然他是我们宁海人，虽然我已经看过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和戏剧《早春二月》、《为奴隶的母亲》，虽然，还有一座故居，是我从小读书必得经过的一座老式院子，此外，还有什么呢？好像真的是没有了。

所以我必须要从熟悉、研究我的这位家乡前贤开始，柔石的生平，柔石的著作，柔石的思想轨迹，以至柔石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现在，要看到有关柔石的什么资料已经不是太难，《柔石选集》出版了又增订出版；《柔石日记》几乎发表了柔石生前保存下来的所有日记和信件；《柔石年谱》有好几种，后来王艾村的那一本，该是比较完整和翔实的一本；回忆录则



越来越多,一些与柔石曾经共事过的老同志、亲朋好友,都有认真的记忆和回想,当年在“左”的阴影下不能说话的一些人,现在终于也能开口了,比如吴文钦;还有,涉及到柔石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材料,如五四运动在“浙一师”,宁海亭旁农民起义,“左联”的成立以及冯雪峰、潘汉年的不幸生涯等等,都被客观公正地公布于世,回忆越来越具体,研究越来越深入,为后人撰写柔石方面的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而那时候,没有,至少很少有。我构想写作《柔石传》的时候,是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

我只能从头开始,这是一条不算充满荆棘也是坎坷而漫长的路。不少朋友对我说,你这又何苦呢?还不如写剧本小说什么的来得爽快。要花的精力实在太大了。

然而,我乐于,甘于。想着烈士才30岁,血染龙华,英才早逝,心中总有一股滚烫的东西在滚动。后来我写过一首诗:“长忆当年风雨声,龙华碧血染群英,早春二月今又是,千古风标照后人。”当是这种心情的抒发。

20多年前的我,还算年轻。我走进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作协图书馆,借到了《旧时代之死》、《疯人》、《三姐妹》等柔石早期的作品,一边埋头阅读,一边艰苦地抄写,抄写序言、后记、重要章节以及版权页——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没有电脑,出差的机会也少。一切有关柔石的资料,连同鲁迅的,“左联”的,都圈进我的视野之内。我查阅30年代初



鲁迅先生说：  
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这就是  
鲁迅笔下的柔石。

上海的《申报》，那些五花八门的新闻消息，仿佛使我闻到了柔石的生存气息。我翻到了1931年2月7日的那张报纸，这是柔石等24位烈士遇难的日子，报纸上当然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但是，那一天的上海气象预报说，这是38年来最冷的日子，连日下着阴沉而浓密的大雪。

那时候，县里保管着一些（其实也不多）有关柔石的资料——如日记、信件之类——的人，不肯把这些宝贵的材料借给我看，我至今都弄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垄断？防范？保密？抑或是其他？反正现在





都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说不上愉快或不愉快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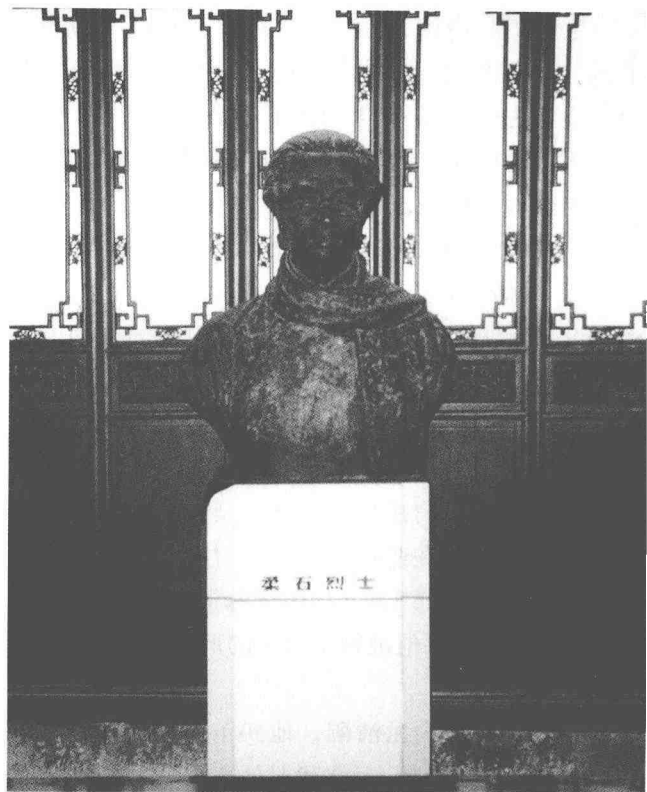
那时候,我的精力很旺盛,抄写起来,常常通宵达旦,不知劳累。我那充作书房的小楼,很小,很简陋,却很安静。断断续续抄写下来,材料竟有几块砖头那样厚。我历来相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我自己怕也是如此了。到现在,我用另一种文体和方式再次描述柔石的时候,这些砖头似的材料竟还在,只是纸



柔石故居。许广平题匾。198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都又脆又黄了。

我开始寻访柔石当年的同辈人,柔石的朋友、学生、同事、亲戚。那时候真的还有不少人活着。而今天,我当年采访过的长者,大多已离开了人间。我去三门,找到了当年宁海中学的教师俞岳和鲍善;我去宁波,找到了柔石的儿子赵德鲲,却没碰上赵帝江;我去杭州,除了请教郑择魁、盛钟健外,还拜访了林淡秋;我到上海,找到了柔石研究专家丁景唐;又到北京,寻访了方惠文、张明养、娄舜音等人;还有,我



柔石故居内  
正厅堂中的柔石  
塑像。





采访了住在我家附近的可谓近在咫尺的吴文钦、胡孝心、潘以治等老人；还有，山东一位研究鲁迅的老师，叫包子衍，由于路远不便，我开始与他通信……

这一切，如今回忆起来，都是很温暖的。仿佛是一盏盏灯火，在我眼前闪亮，让我这个后辈在朦胧的摸索中，增加了许多光亮和勇气。所以，我愿意再多说几句。

## 二

去三门找俞岳和鲍善，是1978年9月10日的事。俞岳住在一个叫悬渚的小村里。年事已高且记忆不好的俞岳先生，回忆当年的往事似乎有些吃力。滞滞呆呆零零碎碎地与我扯。他说宁海中学的办学经过，说柔石给他的印象，说亭旁起义的一些感受。亭旁起义失败后，首先被抓的是镇上的剃头师傅阿毛，接着宁海中学风声顿紧，他叫他的弟弟俞文龙（在学校里教英文的）赶快通知柔石逃走。柔石几经转折到了他的老家蛇蟠（这是三门湾上一个小小的海岛，据说风景很美，我一直想去一次，体验一下柔石当年走过的路径而终于未能），住了三夜。柔石向他借了一些钱，去了上海。后来俞岳自己也逃了，转道石浦时，被反动派抓往杭州。在监狱里，他熬不住大刑招供了，但又用银子洋钿买通牢头，赶往宁海报讯，通知有关人员赶快逃走。结果他被判了12年的刑。一个真实而胆小的俞岳。

鲍善先生比俞岳清醒，他50年代在宁海中学教书，是我的语文老师，因此我对他执弟子礼。这是一



位写起字来一点一划,教起书来一字一句的老先生,为人敦厚,学识饱满,他没有与柔石共过事,却知道柔石的一些情况,于是告诉我宁海中学当时如何创办,1926年的下半年,宁海的绅士遗老们又是如何在县里状告学校,南兵与北兵又如何地打仗(大概是指“苏浙之战”吧),学校又如何地搬来搬去,老师们对柔石的印象又是如何等等。

两位老前辈告诉了我,娄舜音当年与柔石很要好,可算是柔石的学生与朋友,让我去北京找她,并告诉我方惠文在北京的地址。

通过方惠文,找到娄舜音大约是1978年的年底。忘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到北京。这样的机会在当时对于我是不多的。

娄舜音住在外交学院内的宿舍里,叫灰楼,楼的颜色是深铁灰的,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在北京读书时又去了几次,是另外的事了。她的丈夫张明养,时任外交部一个研究所里的负责人,他们一直住在那

柔石的书房。推开窗户,可见城南跃龙山上灵秀的文峰塔。柔石当年执教于宁海中学,课余在此撰写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桌椅书橱依然,斯人安在?





里,直至先后离开人世。老一辈的俭朴生活让我们年轻的人一想起就顿生敬意。从方惠文那里转到娄舜音那里,天色已经不早,娄老热情地接待了我,邀我吃晚饭。我一见到娄老忽然想到了《二月》里的陶岚,其实这是不能随意牵扯的,但娄老确实风度很好,都已70几岁的人了,满头银发,一脸清秀,白皙的皮肤似乎透着涵养。料想当年,柔石照应她在上海读书时,该是很有青春风采的。

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聊,她称柔石为“赵柔石”。当年她也曾在宁海中学读书,后来出走至上海“泉漳中学”读书,暑假时间,她来景云里看望柔石和王育和,柔石很关照她,让她在景云里住宿、“吃包饭”,度暑消夏,温习功课。一批流落在上海的宁海籍的进步青年,又开始了密切的联络和结集,这其中,娄舜音做了很多的工作……她的话语清新、凉爽、多汁,就像一片叶子。

去杭州的机会比较多,我常常去参加各种类型的创作会议。但要与林淡秋约谈也不容易。1979年的他已经恢复职务,担任着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工作是很忙的。在友人的引荐下,我于12月15日去杭州延安饭店拜访他。他那时正在参加省人代会,晚上他没有去看电影。他的那篇著名散文《忆柔石》写得何等好啊,辞情并茂,文采斐然,是可以让我们读一辈子的,而现在,我是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林淡秋那一天的精神很好,清瘦,矍铄,平易,随和。三门口音仍然浓重。他告诉我,创办宁海中学,他

和俞岳都是创办者之一，先是“消夏社”，有好几个人，柔石是没有参加的。当时的县长叫知事，宁海的知事是李洙。1926年，李洙在宁海执政。他是清朝举人，崇拜章一山，创办者之一的蒋如琮便请章写信给李洙，李洙支持办了宁海中学。但办起来后，学校里的革命色彩很浓，李洙又紧张了，写信告诉章一山。结果后来学校与李洙闹得很厉害。柔石那时候没有参加什么党派，不十分激进，但也不十分落后，孤零零的一个人，清高，稍有点骄傲，但有学问。亭旁起义柔石没有参加，宁中的教师包定是具体负责的，包定这个人，贫农出身，小学毕业，诗词却写得很好，很聪明，一身诗人气质，因此容易冲动，整日嘻嘻哈哈的，不拘小节。后来他在杭州松木场被国民党枪杀了。农民暴动，成百人不及反动派的一排枪啊。

在上海，他们参加“左联”。柔石布置他一些任务，如编印地下刊物，从印刷厂拿出来，装订、送发。有时坐在黄包车上，有时在电车里，撒发着传单，还有刊物。那时候也写标语，用海绵浸墨汁，有人望风，写了就跑。

“我把月薪放在他这里，有一千多元，我是准备到日本去的，然而，柔石穷困，全部用了。他临死时，身上穿的那件大衣还是我的，我到南洋去就把大衣放在他这里，他穿了。”林老说。

“冯铿长得不好看，但追求柔石，崇拜柔石，柔石是有家庭的。冯是个热情奔放，具有浪漫色彩的人物，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旧礼教。后来，他们同居了，冯要他写长篇小说，她情愿服侍他。那天我去看他





们，在静安寺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正在帮柔石洗脚。柔石回家探亲，回上海迟了，冯铿说他为什么迟来？他对我说，你看，我回家都不自由了……”

说到这里，林老幽默地笑了。

1980年前后，健在于世又对柔石有较多了解的，当数吴文钦。吴文钦系柔石夫人吴素璞的堂弟，柔石与他是姐夫郎舅，且吴文钦读过书，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与柔石交往也颇多。忆昔年，兄弟般的情谊是好的。柔石婚后不久去岳母家东溪，有小阿弟吴文钦、吴石广陪同他游山玩水，柔石去普迪小学教书是吴文钦作的介绍，柔石曾托吴文钦为之代印代销处女作《疯人》，两人又曾在宁海中学共事，柔石去上海后，两人还见过面，同乡、亲戚、共事多种关系交织，他不“知情”谁知情？

我与吴文钦先生住得很近，同属城关镇里的中南村，可算邻居了。我家居城中，地势较高，而吴先生的家则要穿过一个“落塘道地”，地势稍低。

隐约中认识他是在我少年的时候，我读初中，才十三四岁，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末期。寒假期间，居委会把中、小学生们组织起来，成立“呼喊队”穿巷走户，拿着洋铁皮做的喇叭，高喊什么“安全防火”，“火烛小心”之类的口号，当然也有政治性的。我的一组里，也有吴先生的女儿，名叫榴儿。榴儿个子高挑，面容姣好，与我是差几级的同学。就这样，晚饭之后，我们成群结队，兴奋地在小巷里穿来穿去，充溢着少年的乐趣。

有一天，我们走进了榴儿的家。这是一个很小的